

Knut



Knut Hamsun

Hamsun

汉姆生文集

4

〔挪威〕汉姆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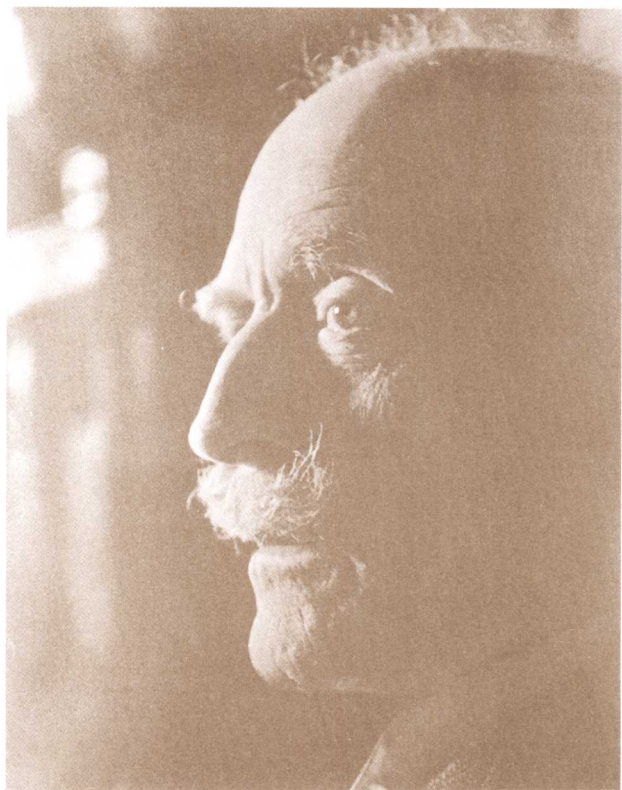
汉姆生文集
Hamsun



4

〔挪威〕汉姆生 著
刘洪涛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作者像

漂 泊 的 人

刘洪谔 译

КНУТ ГАМСУН
СҚИТАЛЬЦЫ

Издадсльство «Текст», Москва, 2001.

第 一 部

—

两个人步履蹒跚地向北方走着,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。他们面孔黧黑,长着稀疏的白胡子。其中一人背着一架手摇风琴。

村民们并没有期盼这一天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,可是,忽然在房舍前面的空地上,来了这么两个陌生人,他们把手摇风琴摆在架子上,琴声就响起来了。所有的人都急忙向他们走过来,小孩和妇女、半大孩子、老弱病残,围着两个乐师聚拢了一大圈人。现在是冬天,男人们都去了罗弗敦,这里不大会有什么娱乐活动,没有人跳舞,也没有人唱歌;所以,乐师们来到这个穷苦的村庄,就成了一件大事,变成了真正的节日。人们会记住这一天,长久不会忘记。

一个乐师摇起了手摇风琴,他的一只眼睛有点不对劲,好像不大管用。另外一个人,背着一个袋子,愣愣地站在旁边,低头瞧着他穿得不成样子的高统皮靴。他突然摘下帽子,伸向观众。难道说,他是想在这个穷得不得了的村里乞讨吗?这里的村民正苦熬着这个冬天,盼望着春天捕鱼的人们回来。没有一个人

能给他点什么，他把帽子重新戴上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对风琴师说了句谁都听不懂的话，声音又高又尖，好像他是让伙伴停止演奏，一起离开这个村庄。可是，风琴师继续演奏，开始奏起一支新曲子，深沉而忧伤，打动了听众的心。有一位年轻妇女，她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些，转身往回走，她是想回家给乐师们拿点钱。可是，风琴师的伙伴却认为她是想走开，于是对着她背后咋呼一声，还扮了个鬼脸。“嘘…嘘！”风琴师阻止他。可是，他却是个不容别人劝阻的伙伴，他大为光火，冲向同伴，又推又打。瞎了一只眼的风琴师两手无法抵抗，因为他必须抓住在架子上摇晃的手摇风琴，两只手都腾不出来，他只得低着头挨揍。由于这件事情发生得突然，人群一片骚乱，小孩子们甚至被吓得大声叫起来。

这时候，艾德瓦尔特从人群里蹿了出来。他是个才十三岁的少年，雀斑脸，淡黄色的头发，眼里闪着怒火。他没有多想，就朝那打人的家伙猛地就是一刀，但扎空了，接着又是一刀，这回刺中了，那家伙一下子倒在了地上。这小伙子气喘吁吁，就像铁匠拉的风箱。他妈妈大声叫他，不让他去掺和，可艾德瓦尔特却不听她妈妈的。他气愤已极，甚至恨得咬牙切齿。他妈妈惊慌地叫他：“你马上给我回家！”她是一个瘦弱多病的女人，像一棵小草，温顺而安详，她的话显然没有多大效力。

那陌生人从地上爬起来，凶狠地向艾德瓦尔特瞪了一眼，但却没有去碰他。相反，那人脸上显出羞愧的样子，故作起劲地拍打掉他身上的雪；然后，再次转身对着自己的伙伴，握着两个拳头威吓他，蹒跚地走开了。

剩下风琴师一个人了，他鼻声很响地抽搐着，眼睛淌着泪水。可以看出，他面颊上有一条乌青的血印，也许是他来自遥远的国家，他的皮肤本来就是这么黑。

“真可惜，没有人拿棍子狠揍他一顿。”年轻妇女眼睛瞧着那个欺负人的人，嘴里咕哝着说，她走回家拿钱去了。

别的妇女也不甘心落在她后面，一个接一个地回家去找零碎钱。谁知道呢，也许，风琴师比这些妇女还富裕些，要知道，她们实在穷得很，但是，她们的内心充满了同情，人人都拿出自己的几个小钱：有的给了风琴师整整一个先令，有的给了他值两个先令的铜币，这是以前流通过的，所有的人都想安慰哭泣着的风琴师。

当然，乐师也知道应该答谢她们的好意。他忽然拉出手摇风琴的侧板，在观众面前架起了一个小小的舞台，真像个小戏园。人们发出惊奇的叫声，这个村里的人谁也没见过类似这样的东西。在舞台的高处站着一帮穿着浅色衣服的小人物。当风琴师摇动手柄时，这些小人物就活动起来，旋转，迈着碎步走几步，又旋转；一会儿站立不动，一会儿又跳起舞来。

“拿破仑！”风琴师指着站在中间的那个小人说。

大家都听说过拿破仑，非常高兴地瞧着他。

和拿破仑并排站着两个将军，也都穿着浅色军服，戴着金星；风琴师说出他们的名字，但是大家都只顾瞧着拿破仑。他穿着灰色披风，手持一架小望远镜，时不时地把望远镜举到眼前。在这些重要人物前面站着一个令人奇怪的小男孩，他衣衫褴褛，没有戴帽子，露着笑脸，向观众伸着一只空的，可以盛钱的小盘子。当有先令的钱丢进小盘子，那小男孩就向他鞠躬，把钱倒进箱子里。真妙，小男孩看起来活灵活现，当他把小盘子再伸给观众时，脸上笑得更甜。

风琴师不断演奏着进行曲和三步舞曲，琴声传遍村舍和人们的耳鼓。一只黑狗趴在远处，守在雪地上，不时地向人群汪汪地猛叫几声。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。

终于钱谁都不剩一个了，小男孩不再摆动他的小盘子。这时，有个小姑娘，弄到一颗闪光发亮的小钮扣，她把小钮扣放进盘子里。她只有这么一颗闪亮的小钮扣，别的什么也没有；可是钮扣不是钱，立刻发生了使人非常惊奇的事情，那小男孩突然挥动盘子，把钮扣给远远地扔到雪地里去了。大家一下子奇怪死了，真稀奇，难道说这小男孩真是活的？一个年轻妇女笑起来，把一个编织用的钩针放进小盘子，而钩针也被扔到了雪地里。马上大家都笑起来，而那小姑娘却跪在雪地上去找她闪亮的小钮扣去了，虽然那小男孩瞧不起她的好东西。

这会儿，别的观众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往盘子里放各式各样的小东西：小钉子，小石子，小木片……最后，这个乞讨的小男孩终于烦了，他那么快地挥动着盘子，以至于什么东西也搁不上去。真是，他真是绝顶聪明！

风琴师停止了演奏，放下琴盖，从架子上拿下手摇风琴。他吃力地喘着气。

“您为什么和他合伙呀？”艾德瓦尔特沉着脸问道。

风琴师解释说，手摇风琴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，但是他的伙伴脾气很暴躁，有一次，他甚至用刀子扎破了他的眼睛。有他在，风琴师就不敢把拿破仑那些小人演给大家看，因为他脾气暴躁，说不定把整个戏台都会给毁掉。

“您从哪儿来？”艾德瓦尔特问。

风琴师说是来自亚美尼亚。

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很远，要经过好多国家。Gewib^①。翻山，过河，要走一年……”

① 德语，意为“真的”。

“去坐坐吧，随便吃点东西。”年轻妇女招呼风琴师。

人们跟随着风琴师一块儿走去，一些人跟着进了屋里，一些人留在外面，隔着窗户往屋里看。风琴师的模样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，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博得了大家的同情。吃东西前他先做祷告，他吃了鲑鱼加土豆，后来又喝一碗大麦粥。他吃完之后又做祷告，站起来感谢主人的招待。

女主人说：“我要是还有咖啡，就请您喝杯咖啡啦。”

“我家还有一点儿。”一位妇女好客地提出。

“是吗？那借给我点儿吧！”

一切都很好，风琴师坐在屋里，妇女们为他张罗着，尽可能让他多待一会儿，不去受那个凶巴巴的伙伴的气。

“他上哪里去啦？”她们问。

“谁知道他呢！”风琴师耸一耸肩。

“可能，他不再回来了吧？”

“那不会的。”风琴师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然后，他活动活动两脚，互相磕一磕冻透了的靴子。

妇女们问他，是不是觉得脚冷啊？是的，脚冷。后来，她们想弄清楚，他是不是穿了袜子？袜子是穿了的，就是破，有好些破洞，大破洞。是啊，是……

她们互相看看，直摇头。这家女主人，生活比别人好点，去取出一双新袜子，长统的，到膝盖，递给风琴师。袜子挺漂亮，好看，带蓝条儿的。

“哎呀，安尼·玛利亚，你的心肠可真好啊！”一位妇女赞扬说。

“穿上这双袜子吧！”安尼·玛利亚吩咐风琴师。

不了，风琴师没有穿上它，好像他怕把新袜子弄脏，先是把它贴到脸边，后来又塞到怀里。妇女们被深深地感动了。

艾德瓦尔特消失在一个看不见的角落，他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主意。最后，风琴师感谢大家，背上手摇风琴，蹒跚地走了。“上帝保佑您！”人们对着他大声说。她们以忧郁的眼神目送着风琴师，直到他的背影完全消失。但是，艾德瓦尔特却暗地里尾随着他。

走到林子里，风琴师慢慢地转头看，发现了艾德瓦尔特。

“你到哪里去？”他问。

“不到哪里去。”艾德瓦尔特回答。

“不去哪里？那你？”

艾德瓦尔特说：“我只是想帮您，保护您不受他欺负。”

“帮我？我不需要帮助。”

“我揍扁他！”

风琴师笑笑说：“我的伙伴力气大着哪，他是匈牙利人，以前的角斗士，他会狠戳你一刀。”

艾德瓦尔特没有再搭理风琴师，赶到他前面，径自大步地走在前面。

“你这傻瓜……傻瓜！”风琴师气呼呼地大声说，“快回家去！这里没有你的事！”

忽然，风琴师的伙伴从桧树丛里钻了出来。他看看走过来的两个人，向风琴师问了一句话，风琴师答了一句，他们两个都笑起来了。

艾德瓦尔特感觉到有点惊讶。那个匈牙利人气势汹汹地大步走到他跟前，看那架势，是想吓唬这个猖狂的小伙子；甚至那个风琴师，把背上的琴箱放到地上，也跨着大步向艾德瓦尔特走过来。这是为什么？艾德瓦尔特不习惯动脑筋乱猜想，读书和计算他都不大搞得好的，但他就是拳头硬；如果惹火了他，他就会天不怕地不怕。但是，现在他不得不退一步仔细想想。

艾德瓦尔特的在场,对这两个老外并无妨碍,他们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。风琴师抓了一把雪,擦掉面颊上的血印,在他擦干净的时候,他的伙伴告诉他好了。然后,他们打开风琴箱数钱,袜子也掏出来对着亮光仔细照照,最后都一起装进了那个匈牙利人的袋子。

最后,风琴师重新背上手摇风琴。他们向艾德瓦尔特点头告别,就迈着大步子向北面的另一个村庄走了。

这两个老外的行动把艾德瓦尔特搞糊涂了,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终于,他想出来了,很可能,他们只不过是欺骗他;他抓起一团雪,急匆匆地攥着、团着,团成一个硬雪团,以后,他却把它丢到地上了。

他往回走着,再不感觉自己是个英雄好汉,他真丢脸,他懊悔不已。那个小姑娘仍在雪地里扒拉,艾德瓦尔特走到她跟前问她:“还没找到那个小钮扣?”

“没有,”小姑娘回答。

“随它去吧。”

小姑娘没有接茬,继续找。

艾德瓦尔特在学校里学习不好,可以说算是顶差劲的,但是他的悟性倒是很不错。因此,他站在风琴师刚才站过的地方,心里想象那个钮扣会被甩多远,也就开始寻找。出乎预料的帮助使得小姑娘显出很高兴的劲儿,这更使得艾德瓦尔特乐意帮她。她说,那钮扣上还带着个皇冠图形哪。

当他们在这里找东西时,小姑娘家里人喊她:“拉格娜,你在哪儿?”拉格娜没有答应。孩子们拿起劈柴,使劲地扒开雪,终于找到了钮扣,是拉格娜自己找到的,她高兴得要命,就奔跑着回家了。

艾德瓦尔特经历的这件小事,就这样过去了。起先,他并不完全清楚地意识到,在林子里所看到的事情有什么意思,但是,这件事情却给他的生活经验打下了基础。第二年冬天,他们就带艾德瓦尔特去了罗弗敦,算是半个捕鱼工了,虽然还没有让他参加过坚信礼仪式^①。这增加了他的自信,甚至比他年纪大的小伙子还都没能允许去捕鱼呢。离家出门也给艾德瓦尔特带来好处,他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羞怯心理,逐渐参与渔民们一块儿谈天说地。

可是到了春天,牧师还是没有让他参加坚信礼仪式。在人们眼里,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。显然,这件事特别使艾德瓦尔特的父母难过。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,虔诚的教徒。只得让儿子再进学校学习一年,所有这些,又使得艾德瓦尔特对自己有些灰心。终于,在艾德瓦尔特十五岁那一年,他们允许他参加坚信礼仪式了,这就或多或少算是成年人了。他学习困难,有点害怕读书,但是他并不比别人笨,个子大,有力气,什么活都能干,更加上他心地善良,对人彬彬有礼,这些长处使他能够更多地帮助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。

一个年轻人回到了波伦村,他几乎漫游了整个世界,他的名字叫奥古斯特,他的父母都已亡故。本来,奥古斯特出生在别的教区,但在波伦村长大。他在自己的漂泊生涯中,干过许多工作,其中,包括在海上当过几年水手,见识过许多稀奇古怪的地方,他能讲出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,他说那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。奥古斯特没有发财,连他自己也没有打算拼命挣钱发财。但是他穿着漂亮的蓝外衣,佩戴着银怀表,口袋里装着一些什么

^① 天主教和新教为青少年举行的人教仪式。

美元。奥古斯特的父母双亡后，他就跟着一位妇女生活，她把他养大成人。他到处走动，到处都有人喜欢他，年轻的姑娘梦想着他，小孩子们听他讲故事，嘴张得好大。奥古斯特和艾德瓦尔特变成了好朋友。

事情是这样开始的。

过去在海上旅行的时候，由于一次不幸的事故，奥古斯特失掉了几颗门牙，为了弥补这个缺陷，他留起了浓密的小胡子，镶上金牙和所谓的齿桥。艾德瓦尔特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牙，他幻想着等自己将来有了足够的钱，也给自己弄上这么个东西。奥古斯特讲过，他在什么国家镶上的这些金牙，要花多少钱。花钱相当多，为了要拿得出这么多钱，他不得不长时间积攒，不是靠一个月，甚至靠一年都攒不够，他这样说。姑娘们也喜欢奥古斯特的金牙，但是小伙子们却嘲笑他，他们总的说起来，都不大喜欢奥古斯特，满含醋意地嫉妒他：瞧你那小样儿，才回来几天，就把姑娘们都给钓上啦！

过了好一段时间，小伙子们还是愤愤不平，他们老是嘲笑奥古斯特，以至于很快就把姑娘们也拉到他们那一边去了。甚至年轻女人安尼·玛利亚，有一天也当着大家的面劝告奥古斯特，叫他笑的时候嘴别张得那么大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奥古斯特觉得奇怪。

“不要把牙露出来呀。”

不少人笑了起来。奥古斯特这个人，温厚和善，胸怀坦荡，就像所有的水手一样，他没说什么。

艾德瓦尔特却受不了了，他转身对安尼·玛利亚说：“你把袜子送给那个风琴师也是白搭！”

“为什么白搭？”她涨红了脸问。

“袜子是怎么回事？”她丈夫想知道。他叫卡罗鲁斯。

“新袜子，崭新的。”艾德瓦尔特回答。

安尼·玛利亚难为情地走到窗前，扭头问道：“我给他袜子到底为什么白搭？”

“他根本不需要，他十八个先令卖给了北面的一家农户。”

“你都知道？”

“知道。他不需要袜子。我在那家农户亲眼看见这双袜子。”

安尼·玛利亚说：“我不明白，这关你什么事？”

她丈夫又插嘴问：“我是问，你们说什么袜子？”

卡罗鲁斯听了妻子的回答，脸冷了下来，安尼·玛利亚哭了。

“这是去年的事吧？”他说，“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拿不出给我替换的袜子。原来你这样，把我的袜子作好心送人啦！”

“我，对不起。”安尼·玛利亚抽噎啜泣着赔不是。

安尼·玛利亚的一个亲戚，名叫杰奥托的年轻人插嘴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只是你，艾德瓦尔特，和这事没关系。”

“也许，是这样。可奥古斯特的金牙和你有关系？”

“你们别听这个臭小子的！”杰奥托大声说，“你忘了在牧师面前怎么丢丑吗？”

艾德瓦尔特气得脸煞白，两眼发出怒火：“你自己，我提醒你，也别忘了，我们当中谁有疝气？谁肚子上带个兜子？”

杰奥托一下子跳起来，瞧不起人地嘿嘿冷笑。

这家男主人卡罗鲁斯，又按杰奥托坐下。可是艾德瓦尔特却不愿和解，他发起火来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

杰奥托不想再吵下去，他说，他的牙好好的，不需要镶牙。艾德瓦尔特接上说，你杰奥托哪天走了红运，说不定也会镶上像奥古斯特那样的金牙呢。

这一下杰奥托憋不住火了，两人又大吵一顿。要不是艾德

瓦尔特老顶他，他早就停嘴不吵了。

从这一天起，奥古斯特和艾德瓦尔特就变成了好朋友，他们一起去捕鱼。他们捕回来许多小鳕鱼，如果捕得很多，他们会大方地送给邻居。在那个漫长的秋季，不止一家的女邻居感谢他们呢。

该准备去罗弗敦捕鱼了，艾德瓦尔特问奥古斯特：“你说定到谁的船上帮工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奥古斯特回答，“谁都没有说要我去。”

“你自己不想打听打听吗？”

“没有打听。汉子们都看我不顺眼。”

“是的。你冬天怎么打算？”

“再去海上干吧。”奥古斯特回答。

“我要是能跟你一块去多好！”艾德瓦尔特叹口气说。

但是，这个冬天他们谁都没有出去。艾德瓦尔特甚至连罗弗敦都没去，虽然他可以找个捕鱼工的工作。艾德瓦尔特的父母感到失望。他的父亲没有从事渔业，做电报线路的检查员，拿一份微薄但靠得住的薪金。看起来，艾德瓦尔特拖累了家庭，因为他没能够多挣点钱回来。小伙子应该早一点自己考虑，但现在已经迟了。奥古斯特开始在乡里收购毛皮，艾德瓦尔特就跟他一起，帮他拿拿重东西。

结果看出来，奥古斯特有钱，他定期付给艾德瓦尔特工钱，钱数并不比他在罗弗敦当捕鱼工挣的少。所以，艾德瓦尔特整个冬天都留在家里，并没有什么损失。而且，他跟奥古斯特这个有经验的水手，挺好的小伙子还学到了不少东西。

就这样，他们收购毛皮，基本上是小牛皮，少量是羊皮，偶尔是奶牛皮。乡里突然发生狗瘟疫，这种瘟疫是由混入别人畜群的一只大狗传染过来的，使当地的狗都感染了。奥古斯特和艾

德瓦尔特是留在村里仅有的男子汉，就被请去杀狗，把狗皮也白白送给他们。做毛皮生意嘛……对这种生意奥古斯特知道些什么呢？他自己倒觉得，干这事他还懂得一点，因为他在国外打工时所干过的所有行当中，也包括在澳大利亚的牧羊农场里帮工。

奥古斯特更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生意，开始收购贵重的毛皮：海狸皮，狐皮和白鼬皮。他买来猎枪，两套捕兽器，开始自己打猎，而且成绩还不错。这地方长时间没听猎枪响了，北极狐和海狸经常碰到。在特别得手的日子，奥古斯特甚至能打回来玄狐和海狸。他认为，如果能打到白鼬，那才是他事业的光彩；照他的话说，白鼬毛皮是为国王做皇袍用的，但是这种动物胆子极小，要打到它很不容易。

过些日子，奥古斯特和艾德瓦尔特一起忙活整理那些皮子，他们把皮子钉在墙上撑平，或者挂在柱子上晾干，然后分类、打捆。到春天，渔民们快要到罗弗敦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把皮子满满地存进所有的谷仓和空出来的干草库。他们至今还没有猎到白鼬。有一天，冰开始融化了，这两个好朋友出发去打海鸟的时候居然打到一只海豹。

海豹是这地方的稀客，它的皮简直好极了。

人们老是嘲笑奥古斯特搞出的这些古怪事情。杰奥托甚至鄙夷地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收购老鼠皮呀？”毕竟在这里，这还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搞过的新鲜事。当奥古斯特想租用卡罗鲁斯的渔帆船把皮子运到集市上去的时候，卡罗鲁斯劝他别干这种傻事了，说他“卖皮子的钱还不够付租船费的呢！”但是，奥古斯特才不是那么头脑简单，他收购皮子的价格非常便宜，而且，他早就和克列姆联系好了。那人是“汉森及特罗海姆公司”的大毛皮商，这家公司的圆形商标，盖在发蓝的熟皮子上作为标记，驰名整个诺尔兰地区。再一方面说，奥古斯特已经拿到克列姆的